

### 2022 遇见·北尖色彩

北尖岛，南海上的孤岛。上世纪50年代，第一代守岛官兵来到这里，扎下根来。从此，这座无居民、无市电、缺淡水的“三无岛”，有了绿色营盘，有了战士的坚守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“诗与远方”，但远方，不一定都是浪漫诗行，还有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。

当60余载逝水东流，北尖岛上有变有不变——岛上变得更绿更美了，官兵们的边防条件早已今非昔比，但登陆艇仍是通航小岛的唯一的交通工具，台风隔三差五地袭扰，仍是这里不变的自然规律。在常人眼里，北尖是“苦”的。然而，在守岛

官兵心中，却是苦中有诗、苦中有画。一次次站在人生选择的岔路口上，他们毅然把卫国戍边当作人生“必修课”，把守望北尖当作青春“首选项”。也正是因为这些选择，让这一群平凡的人有了不平凡青春。

——编者



望海巡岛。

### 边关轶事

山的褶皱中，一行人迎着朝阳踏上巡回路。行至悬崖处，一级上士林荣召停下脚步，向着远山庄严肃穆。这里是他的“老伙计”——军犬憨豆牺牲的地方，官兵每次途经此地，都会在这里驻足，缅怀这位“战友”。

那年春天，林荣召探亲归来，把一只5个月大的德国黑背犬从昆明基地带回哨所。小家伙憨态可掬，官兵亲切地为它起名——“憨豆”。

在西藏察隅边防连，憨豆不是唯一一只军犬。在林荣召眼中，它和自己格外亲。中午，林荣召换着花样给它“开小灶”；为了让它学到本事，他带着它练习跑步、越障。

第二年，憨豆从“新兵”成长为“老兵”。每天操课时间，它在岗亭边来回踱步，或趴在草坪观察，不放过营区任何风吹草动。

外出巡逻，憨豆也是一把好手。每次憨豆都会走在队伍前面探路。一年时间，连队的大小点位，它都随队走了一个遍。

前往某点途中，官兵要穿越雨林“蚂蟥谷”。他们把作训服裹在身上，立起衣领，扎紧裤腿，以防被蚂蟥叮咬。有时，憨豆跟在官兵身后，看到蚂蟥落在战士作训服上，便会狂吠不止，向战士们发出警告。

后来，熟悉每一条巡逻路的憨豆，成了战士们不离左右的“向导”。有一次巡逻，上等兵贾亚东走在队伍后方，高强度、长时间的攀爬，让他有些体力不支，渐渐掉队了。

## 老兵和「憨豆」

何勇 陈长宏 惠雁翎

一人高的蒿草、杂乱无章的脚印，掉队后的贾亚东迷了路，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等战友发现小贾掉了队，开始四下呼喊他的名字时，回应大家的，只有山壁的回声和“呼呼”的风声。

“我带憨豆去找找。你们继续前进。”林荣召主动请缨。连长孙超不放心，林荣召却信心满满地说：“有憨豆在，我很快就能回来！”

在沟壑纵横的密林里，一人一犬找了2个多小时。就在他们打算离开小路、往深处寻找时，憨豆突然对着远处路边的一丛灌木狂吠起来。跟连队的“指引”，林荣召一路小跑来到树丛下，找到了受伤脚腕的贾亚东。

随队在山里巡逻，憨豆身上总是“新伤旧伤”。尤其它右前腿的伤，总也治不好。一次雨后巡逻，战士们让憨豆留守哨位。

队伍走出去不远，不知谁喊了声：“憨豆来了！”林荣召转身一看，只见憨豆一瘸一拐地追上来……一瞬间，战友们的眼圈都红了。

那趟巡逻，官兵要走30多公里，憨豆硬是跟了下来。途中，林荣召几次想把它赶回连队，又担心它被野兽袭击，最终还是决定让它走完全程。

途中休息时，林荣召抱着憨豆，悉心为它换药。憨豆也像懂事的孩子，亲昵地舔着他的手背。

不久，再次随队巡逻，行至一处悬崖，憨豆一跃而起。也许是腿上的伤情还没有痊愈，憨豆刚一起跳，脚下一个踉跄，跌进了谷底。

“快救憨豆！”官兵们大喊着，向悬崖下走去，当大家七手八脚把憨豆抬上来时，它已奄奄一息了。

俯下身子，林荣召紧紧抱住“无言战友”泪流满面。擦干泪水，战友们轮流扛着憨豆走出这片山谷。憨豆最终“走完了全程”，在抵达点位后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战友们把憨豆安葬在点位附近，让这位“战士”永远守护着祖国的边防，让每一位巡逻到点位的官兵知道，这里曾有一位“战友”化作了山脉。

巡逻归来，战友们发现，林荣召喜欢上了2件事——看山，看手机上憨豆的照片。

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来到连队之后，陪伴战友走过了3000多公里的巡回路，完成了一名边防军人的使命。在林荣召和战友们心里，憨豆是“战友”更是“家人”，是永不会褪色的边防记忆。

### 走进南部战区某旅“海防模范连”——

# 守望北尖：南海有群这样的兵

■本报记者 王雁翔 通讯员 曾梓焯 熊昕

波涛汹涌，沉闷的汽笛声划破夜的宁静，登陆艇在起伏和摇晃中靠上了北尖岛码头。

走出舱门，南部战区某旅“海防模范连”下士陈兴李大口呼吸着海的气息，好奇地打量着岸上的世界。这一路颠簸，他的胃里翻江倒海。踏上北尖岛，这位新战士内心涌上的有喜悦，有兴奋，还有莫名的期待。

初见小岛的一幕，永远镌刻在陈兴李的生命记忆中。

### 新兵与老兵

码头，迎接的队伍中，一张面容很熟悉。

陈兴李揉了揉眼睛——是他，自己的远方哥哥陈兴晨。

2015年，堂哥参军离家时，陈兴李还在广西贺州读高二。两年后，陈兴李报名参军时，他给堂哥打了一个电话。陈兴晨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当兵后悔两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”他还说，自己在一个“非常偏远的海岛”当兵。

高考成绩不理想，陈兴李放弃了去地方专科学校读书的机会，想着早点出去打工挣钱。不久，他接到村委会电话，征求他的参军意愿。面对选择，堂哥的话激起了他对军营生活的向往。

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他居然也成了一名海岛兵；他登上的海岛，还是堂哥口中那个“非常偏远的海岛”。

站在队伍中，陈兴晨一眼就看到了堂弟，他笑着向陈兴李点头。搬运行李时，陈兴晨一路小跑过来，接过陈兴李的行李，小声说：“我们的关系别声张。”

像许多初上海岛的新兵一样，陈兴李的守岛生活从“水土不服”开始。

台风刚刚过境，海岛上一片狼藉；太阳能光伏板出现故障，维修人员无法上岛，缺电成为生活难题……

“每年多则上百天，少则几十天，海上不能通航，油炸馒头也是一道菜。”老兵的话，让陈兴李心头笼上一丝愁云，他觉得像“鲁滨逊”被撂到一个荒凉的海岛上。

最让他不理解的是，还是堂哥对自己的态度。陈兴晨是连队一班班长，对陈兴李这个新兵没有一点关照。体能偏弱，训练跟不上，上岛不久，陈兴李就像霜打的茄子，心头不时涌上一阵失落感。

一次洗漱完，陈兴晨凑到陈兴李身边，悄悄塞给他一包家乡寄来的特产小吃。

堂哥的这个举动，温暖了陈兴李的心，也让他重新振作精神。谁知，连队波瀾又起——由于兄弟二人名字相仿、口音一致，他们是堂兄弟这件事，很快成为众人皆知的“秘密”。

一次，看完纪录片《万山海战》，指导员要求写心得体会。班里同年兵便怂恿陈兴李：“要不，你去找一班班长陈兴晨借手机查查资料。”陈兴李还真去了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回来。

“连队有规定，当兵的就要讲规矩。正课时间把手机给你，别人怎么看？”晚饭后，陈兴晨叫上陈兴李，两人坐在礁石边，敞开心扉聊起来。

“成长路上一步一个脚印，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可走。”深夜闲聊，听着潮声轻抚礁石，想起堂哥语重心长的话，陈兴李在心里卷起千堆雪。

巡逻，守岛新兵的“成人礼”。陈兴李第一次上北尖峰巡逻，连长特意安排陈兴晨带队。岛上地势陡峭，峰谷交错起伏，灌木丛中尽是碎石、沟坎。山顶，一块巨石巍然矗立，兀然翘起的一个尖



图①：想家时，黄鑫会在礁石上坐坐；图②：战士们在某地前合影；图③：陈兴晨（右）与陈兴李在连队荣誉室前聊天；图④：徐强给菜地浇水。

曾梓焯摄



角执拗地指向北方。

细雨蒙蒙，陈兴晨让大家加快步伐，以最快速度登上北尖峰。他告诉大家，连队有个传统：第一次巡逻登上北尖峰，新兵要从海边带一块石头上山放到山顶，并组织一次向国旗敬礼的仪式。

从石堆里捡起一块碗大的石头，放进挎包，陈兴李迈开了步子。“前方是大海，身后是祖国。坚守北尖岛，我们就是北尖石。”登上山顶，海风呼啸，陈兴晨的话被风剪得断断续续，却刻进了陈兴李心里。

巨石一侧，从下向上一层层地堆满形状各异的石头。“这是见证坚守的‘士兵山’。”陈兴李怀着崇敬的心情，将属于自己的“戍岛石”压在最上面。那一刻，他也把扎根的心留在山顶……

连队火炮专业训练，陈兴晨担任新兵教练。跟着堂哥练，陈兴李成了他最刻苦的“徒弟”，成长很快，体能和基础课目也追了上来。

2019年，连长彭钟宣布骨干任命：晋升下士的陈兴李为一班班长，中士陈兴晨调任六班班长。

### 走与留

几乎每个来到北尖的人，都曾有过这样的思考：怎样的青春更有价值？

上岛前，陈兴晨已经大学毕业。2015年，从职业技术学院汽车维修专业毕业，他如愿实现从军梦。现实并不如预期那般美好。

一次，八九级风浪持续了40多天，送给养的登陆艇靠不了码头。连队吃食在大棚种植的蔬菜，也将腐竹、粉条、木耳、花生等干货消耗殆尽……官兵们饲养的猪，大家舍不得宰杀……

那时，陈兴晨整天掰着手指数日子。连队遴选提骨干，班长徐强让他报名。他也不吱声，闷着“躲”到菜地干活。晚饭后，徐强又问，他沉默半晌

说，我想回家。

又过了一天，徐强又问陈兴晨：预提骨干你为啥不报名？他憋了半天说，家里想让我回去。

这天晚饭后，徐强把陈兴晨带到岛上程华森烈士墓前，给他讲起一段尘封的往事。

60多年前，北尖岛正在构筑国防坑道。到了7月，眼看坑道就要完工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坑道发生塌方。顷刻间，崩塌的话被风剪得断断续续，却刻进了陈兴李心里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程华森烈士将珍贵的生命，献给了守望的小岛，献给了祖国，也把艰苦创业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传给了北尖岛官兵。“徐强推心置腹地讲，今天我们守在这里，也应该时常叩问内心，当兵为了啥，吃苦受累又为了啥？”

看着墓碑上烈士的名字，陈兴晨的心渐渐亮起一盏航标灯。夜里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徐强班长的一句话在耳边反复回响：“生命中有些选择，根本不会给你留下太多考虑时间……”第二天一早，陈兴晨就叫上班长敲开连长的门，递交了“外出学习申请”。

2个月学习期满，上等兵陈兴晨回到连队，被任命为副班长，年底留队晋了下士。如今每每忆及此事，他总对自己带的新兵说，感恩当年的“选择”。

让人真正成长的，或许就是一次次走向风雨的勇敢抉择。“在这个喧嚣年代，我们需要一片净土，洗涤内心，提纯信仰，锤炼意志——北尖就是这样‘一个地方’。这是下士黄鑫写在朋友圈中的一句话。”

与陈兴晨一样，黄鑫也是一位大学生士兵。在上海某大学读完电气自动化专业后，他人伍来到北尖岛。信息闭塞、上网不便，曾是他心里的一个“难解的结”。

走进荣誉室，班长徐强给黄鑫讲起一封书信背后的故事。

2015年，时任指导员甘华良，在广州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联系到了程华森烈士的家人。这一年春天，程华森的弟弟程华源带着母亲的嘱托登上北尖岛。“哥，5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我们来看你了。”泣不成声，程华源走到烈士墓前，捧起泥土，小心翼翼装入盒子里。

不久，程华源给连队写来一封信。他说，终于有了哥哥的音讯，母亲悬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放下了，每天都要把哥哥的遗像擦拭好几遍，把我在岛上拍摄的照片看上好几遍……

“有一种感动，陪你跨越山海；有一种温暖，催你奋力前行。”聆听班长的讲述，黄鑫不知不觉已经泪盈眼眶，也正是从这天起，他的身上悄然有了变化。

连队抽水泵坏了。负责水电维修的战士刚退伍，官兵用水只能去半山腰蓄水池一桶桶地抬。黄鑫主动请缨下山维修。

拆开发动机，他发现是电路板烧坏了。配件一时送不上岛，来到库房，他从一部故障发动机上拆下旧电路板，打着手电一直忙到翌日清晨……

终于修好了。伴着窗口透进来的晨曦，黄鑫第一次觉得，水泵的轰鸣声、潺潺流水声，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

第二年，黄鑫选晋下士，他主动提出到炊事班当炊事员。2021年初，黄鑫扛起炊事班班长的重担。他觉得，这是最有意义的“选择”。

### 小家与大家

对32岁的一级上士徐强来说，坚守北尖15年，燃烧的青春里有欢欣与自豪，亦夹杂着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苦涩与酸楚。

15年，长得足以让人忘掉许多事

情。而老兵们说，一切好像就在昨天。

时任副营长杨振英，长期守在北尖帮建。他带领官兵搞建设，用近4年时间将一条“筷子路”修成水泥路，还在路两旁栽上马尾松。

如今，从码头到营房，4公里的水泥路两旁，密密的马尾松粗如碗口。面朝大海的一侧，树的枝叶大多已干枯，树干上还有狂风暴雨留下的痕迹。徐强说，这些树干上雕刻着时光年轮，记录了北尖风雨，也让守在这里的兵懂得了坚守的意义。

2012年秋天，老家堂嫂给徐强发来一个手机号码。那是她的一个女同事的电话，阿嫂说：“女孩叫霍东，你这棵铁树也不能总不开花。”犹豫再三，徐强鼓起勇气拨通了那个号码。

来年春节探亲，两人相约第一次见面。霍东告诉他，若不是电话联系了大半年，真不想见你——因为和你见一面太难了。

话虽这样说，徐强踏实正直的品格打动了霍东。又是一年元旦，徐强再次回乡探亲，他们登记结婚了。

婚后第5年，两人的女儿4岁了，小姑娘吵着要去岛上看爸爸。霍东就带上女儿，千里迢迢赶到珠江口。没有船，她们在岛外等了一周才上岛。结果，娘俩不适应岛上的环境，住了一周就待不住了。

登陆艇上岛前，徐强特意请了假，带妻儿将岛上的风景悉数收入眼底。他对霍东说：“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和这座岛相提并论，那就是家。”

二級上士期滿前，徐强面临进退走留的选择。是选择，也是考验。要是换作刚结婚那会儿，霍东一定会劝徐强“转身”，但陪伴丈夫一路走来，她理解守岛对于徐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沉默许久，她问道：“离开，你舍得吗？”

这样的疑问，徐强也曾有过。老班长罗正林在北尖守岛16年，旅队多次征求他的意见，想调他去教导队任教练班长，他一次次婉拒。当时还是上等兵的徐强好奇地问：“班长，到外面看看，不好吗？”

罗正林淡淡一笑说，时间长了，你就懂了。第一次，徐强感受到，老兵骨子里的一种淡然。

罗正林返乡离队前，拉着徐强交代工作。他指着眼前的大海说：“这片海这么美，因为有人日复一日守护。”后来每一茬新兵上岛，总有还在适应期的新兵打起退堂鼓。徐强便会告诉他们“罗班长的选择”。

“守岛就是守家。”如今，徐强是连队最老的兵。一茬茬连队骨干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，每次想起罗正林班长退伍下岛时泪流满面的样子，他就不敢离开北尖岛。这座岛，一直被徐强放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一直守下去，也是这位老兵无悔的选择。

守在家，谁不想家。每次想家，大家喜欢坐在山顶的礁石上眺望家的方向。如今手机信号满格，想家了，拿起手机就能打视频电话——对于徐强来说，如今守岛幸福事太多了。

有时他还会想起，第一代守岛兵扛着钢钎、铁锤，在荒岛上修建码头、盘山路、营房，“如今岛上条件日新月异，咱还有啥不满足？”

今日北尖越来越美，深蓝的海簇拥着岛，茫茫海面上，一艘艘货轮缓缓穿梭，岛上的野花在阳光下摇曳，灿烂如同战士们的笑容。关于人生选择，陈兴李彻底释然了。也许，释然也是一种成长。

### 今日戍边人

身材魁梧，皮肤黝黑，提起泽朗华登，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无不竖起大拇指。

泽朗华登出生在一个哈萨克族家庭，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格斗教练。小时候放学后，泽朗华登时常跟着哥哥去教学训练场，看父亲给学生们上课，兄弟俩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简单的格斗技巧。

高中毕业，泽朗华登萌生了参军报国的想法。在入武部，一位领导拍了拍泽朗华登厚实的肩膀问道：“小伙子，到部队是要吃苦的。”泽朗华登干脆地回答：

## “老虎教头”的侦察突击

■何宇风 孙梁

“我不怕！”

新兵训练期间，身体素质好、吃苦耐劳的泽朗华登，很快在同年兵中脱颖而出。他被分配到一个偏远连队，踏上了侦察兵的突击之路。

一次比武，泽朗华登毫不费力地拿下格斗冠军。团领导觉得，这是个苗子，破格让他担任“综合格斗集训队教练”。

听说集训队来了个“新兵教头”，侦察连的训练尖子们有些不服气，纷纷要来一较高下。

一晃，一闪，一个假动作，那次和老兵对决，泽朗华登“三下五除二”逼近对方，瞬间用拳头触到了他的太阳穴……那位老兵输得心服口服。另一次对战，泽朗华登一个“虎跃”把对方摆倒，从此

集训队战友都称呼他为“老虎教头”。

“老虎教头”成长路上也有“拦路虎”。体能素质优异的泽朗华登，文化底蕴薄弱，第一次参加连队组织的军事技能年度考核，泽朗华登的军事地理学成绩全连垫底，差点亮了红灯。

“能打，不一定是合格的侦察兵。”晚点名，指导员贾国祥在对连队考核成

绩进行点评时语气严肃。那天，泽朗华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“侦察兵不会察着地形，何谈打胜仗？”泽朗华登拿出比武场上的拼劲，熄灯后在学习室抱着教材逐字逐句学；拜老兵为师，遇到困惑缠着“师傅”请教到深夜。每到周末，“师傅”带他对着营区周围的高山、河流分析地形，确定目标点和站立点。

前不久，泽朗华登报名参加上级组织的侦察兵比武集训，与一群经验丰富的侦察兵同台竞技，泽朗华登取得军事地理学第4名、综合第2名的佳绩。

“老虎教头”的名字，登上了团队的“龙虎榜”！